

□ 周春俊

夜村的灯光

夜村是个不起眼的小镇，静静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，老人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年了，一直就这么个模样。

你来到夜村时，人们并没有察觉邮电所的变化，可是当你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对邮电所的实施意见时，大家才知道邮电所来了位新所长。不久，邮电所的门窗绿了、新了、亮了，营业厅里的地板能照出人影儿了；邮电所的后院里种上了蔬菜，靠墙根的地方养上了花草；邮电所还办起了职工灶，那几个跑乡邮的小伙子

送信送报回来就能吃上热饭了。

你的个子不高，长得很敦实，方脸庞上有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。从你的眼睛里，夜村的老人认出了你，说你父亲当年在这里送过信，穿的就是你这样的绿衣服，你和你年轻时的父亲一个样儿，就是比你父亲结实、和气。当然，他们并不知道你在外另一个地方做过十多年的邮员，干的就是父亲当年的工作。他们也不知道，你的父亲因为终年在深山里奔波，落下了腰腿疼痛，现在身体状况很差。他们还不知道，你

调到这里工作，离家更远了，因为孩子还小，家里的一切只能靠体弱的妻子一人来承担。

也许就是这些，你非常热爱你所从事的工作，把邮电所的事情看得比天都大，父亲犯多次，你只请过一次假。夏收秋播，妻子忙不过来，几次打电话要你回家，你只答应说是没有行动，气得妻子再也不指望你了。儿子一年到头见不上你几次，小时候总是把你叫叔叔。

来到夜村，你几乎每天都活动在这家小镇上。晚上也还在清理一天的账务，安排明天的工作。

即使躺在床上也在思考以后邮电所的发展。第二天凌晨，小镇上又是你第一个打开灯，打扫卫生、帮助厨师烧水做饭。周围的人都问你，是不是晚上不睡觉，怎么晚上你们邮电所总是亮着灯。

其实，你白天做的事情更多，除了正常工作，还给养殖户送信息，为养猪的送饲料，帮药材商搬东西。夜村镇东头的张老汉常年有病，你每月准时把张老汉儿子寄来钱送到张老汉的手中。镇西头的李奶奶不识字，每次存款、取款都要你帮助，最后干脆把存折都交给了你，乡亲们说李奶奶信任你胜过信任他儿子。这话自然是玩笑，但是，七八个年纪大的人要你替他们记存折密码却是真的。你知道这信任是用钱买不来的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建立的。

有一天，你看到邮局将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消息，这时夜村镇几户做生意的人都在为资金周转不开犯难，你想了整整一晚上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市邮政局，申请开办小额贷款业务。那时，中国邮政还没有一家机构开办这一项业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

段时间的努力，你终于取得了成功。由于解决了几十位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问题，邮政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，引起了银监部门的关注。中国银监会三部的主任带着北京、上海等六省市银监局的同志，来到夜村调研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情况，对邮政部门开办贷款业务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很快，市邮政局在夜村举行了邮政储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启动仪式，地方领导、邮政局、银监局、林业、农业等10多个部门参加了启动仪式，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不到3个月时间就办贷款40多万，为39位搞运输、养殖、家电维修和粮食购销的农户解决了燃眉之急。《金融时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夜村邮电所办理质押贷款服务“三农”的事迹。

这是一个夜村人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，国家银监会一位副主席从北京来到了夜村，听了汇报又进行实际考察了解，临别时紧紧握着你的手表扬你，为邮政行业在农村开办这项业务开了个好

头，总结了成功的经验。小镇的乡亲们都向你投出了赞许的目光，要不是你，怎么会有很多的领导到这深山小镇上来呢？

仅隔一天，又一位北京领导光临夜村，走后大家才知道，这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领导，他在这里召开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座谈会，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。在这次讲话以后，全国邮政开始进行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试点，不久就在各省全面铺开。这些，夜村的人并不十分清楚，他们关注的是，这次来的邮政最高领导送给你一辆非常高级的红色摩托车，夜村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，镇上的媳妇娃娃，还有那些年轻小伙子把摩托车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，那羡慕劲儿就像是在看哪一家漂亮的媳妇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夜村跟着你的名字走出了大山，走向了全省，走向了全国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夜村忽然变得年轻了，四周的山更绿了，小河里的水流得更欢快了。

乡亲们说，邮电所是夜村的灯，你是邮电所的灯。

□ 叶延滨

诗歌也是人生的一把伞



戴望舒的《雨巷》是首好诗，但好到几乎一开朗诵会就有人上台，也大大地超值了。有人总结了朗诵会的“老三首”。老三首是逝去的前辈诗人的诗作，一是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二是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三是闻一多的《死水》；还有一个版本，一是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，二是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，三是田间的《假如我们不去打仗》。后一个版本前些年朗诵得多一些，因为战争的硝烟没有散尽，革命的号角还响在耳边，这些诗都属“火”，让人热血沸腾。这几年的老三首则徐志摩、戴望舒、闻一多的上台多一些。原因很多，这些诗人都是学者教授型的，这些诗作选入了中学课本，这些诗歌都有音乐性的特点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抑扬顿挫，能表现朗读者的才华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三首诗都是属“水”，河水、雨水、死水。这里面有什么道理，我想会有论者感兴趣，我愿贡献这个选题，希望读到方家高论。戴望舒的《雨巷》一直受朗诵者热爱，除了优美的意境，极富音乐感的诗行节奏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戴望舒表达个人惆怅所选用的场景：窄巷、细雨、伞、姑娘，构成的戏剧性的场面，唤起了听众内心的体验。

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渴求——在雨中有一把伞，哪怕是一个陌生人，与你共用一把伞，走过一段路。有部电影叫《雨中情》，其实，城市里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件事，一个人伸过他的手，让你在他的伞下，走过一段路，只是很短的一段，从剧场的门口，走到公共汽车站的雨棚下，或者是从超市大门，走到地铁的入口。这也许是最近的邂逅，也许是最近的同行，也许是最近的共伞，但会让我记住，人与人有时就需要这么一段缘分。第一次帮助，不求回报，无须理由，甚至不知姓名，很快也许连模样都忘了。但会让人感到温暖，这种温暖让生活多了一缕射进心房的阳光。戴望舒没有与那个姑娘共伞，但是雨巷中那把伞，留在了诗行中，温暖了多少听众的心？

记得重庆的诗人李钢，也曾写了一个电视散文，并且在电视中充当角色。这部电视散文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男青年在雨中遇到一个女孩，女孩主动让他与自己共伞同行了一段路，送他到了车站。后来，当这个男青年再次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，女孩不理

睬他，而且把他当做一个马路求爱者躲避他。我是在当星光奖评委时，看到重庆台送评的这部短片，我给他投了一票，但只得了三等。为什么？我认为诗人想表现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信任与友爱，看到了人与人交往中的戒备隔阂，值得肯定。但是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对人们心理影响不一样。在雨中，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会毫不犹豫地向身边的人伸手递上雨伞，与这个陌生人走过一段从商店到公共汽车站的路。然而，在阳光下，这个姑娘绝不会让一个陌生人与他共伞，与他共伞的只能是他的亲戚或情人。诗人李钢电视片里的小伙子，在雨中与姑娘共伞同行，美滋滋一次“艳遇”，这是上天给他的好事，让他遇到一个好姑娘；但雨停了，天晴了，小伙子还想钻进姑娘的伞下，那就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，所以，吃闭门羹太正常了。还想在阳光下重复雨中情，那正是诗人的浪漫，要继续下去，那就是一个现代都市言情剧了。

在生活中感动我的常常就是这样一些非功利性的，偶然的，让人感到温暖的细节小事。不是所有的事，是与远大目标有关的，远大目标当然重要，在地上最远大的目标是共产主义，在天上最大的目标是天堂，有人信也有人不信。真信的人都会变得崇高而纯正，尽管这样的人不多，他们都是高洁之士，值得尊敬。也不是所有的事，都是与金钱相联系的。把所有的行为都与金钱挂钩，这样的人尽管让人瞧不起，但他们也活得实在忙碌，顾不得听旁人品头评脚的闲话。毛泽东说过真懂马列也就是真信共产主义的不过百个人，每年富豪榜上面算是真有线的也为钱而活着的也不过百十号人，居高胜寒，这些人都有非凡之处，让人仰视。

绝大多数的人，也许和我一样，向往着远大目标但不敢说掌握了多少真理，为生计奔波有数的钱，更不能说超凡脱俗。然而，在并不富有又不脱俗的生活中，我发现我最富有的是上苍赐予的善良与敏感，让我发现生活中那么多美好的瞬间，就像雨中陌生人递过的伞，就像黑夜原野远处的灯，让我心存感激，为比诗行更美的这些瞬间。

这也是一个瞬间，那是马其顿诗歌节的一个夜晚，在那间陌生而宽大的酒吧，在欢乐的人群包围中，在摄影机照相机闪光灯的喧哗中，一只手悄悄地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，那是一只姑娘的手，我刚想扭过头看她，这小手使劲捏紧一下，于是我停住了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直到那只手松开，一起合影的各好朋友散去，我也不知道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刚才握住了我的手。啊，在关于马其顿的所有记忆中，有一只姑娘的手让这次旅程充满异国的温馨。

感谢有这么多温暖的细节，像一把伞搭在头上，让我走过多雨的人生。

□ 冷丁

不寻常事已寻常

说到寻常事平常心，想起了鲁迅。我当年读书受教育的时候，鲁迅是旗手，是……有印刷为黑体的语录为证。我辈也是以仰望之情恭恭敬从学，以期从字里行间寻出微言大义来。

后来，进了大学，有了职业，结了婚……闲来没事的时候，翻读鲁迅，就发现他老人家也有寻常时刻寻常心。

比如，他有一篇散文，说到河南出产的一种饴糖，甜而凉，好吃。别人送了他一些，来客人时，鲁迅先生便拿出来待客。客人也实在，糖吃了不少。鲁迅有些心疼，再来客人时，便不再往外拿了。当时放下书，第一感觉是，这老头有点抠，但很平实、实在，和寻常人没多大区别。

关于平常心，最深的印象来自鲁迅先生的一次演讲。好像是在广州，听众多为中学生吧。演讲中，鲁迅说好读书是因为有瘾，就跟打牌赌博的人有瘾一样，即便是被公安局抓了去，关起来，出来后依旧要读。此时的鲁迅没有为读书涂抹任何高尚文雅的色彩，只是强调了“有瘾”，取譬实在出乎我辈意料。阅世愈深，愈久，发觉鲁迅此言至真。这读书是个苦活儿，须有瘾，否则便痛苦不堪。

读书如此，买书亦是。对此，鲁迅翁有一比喻。我孤陋寡闻，没福气读到原文，是从

黄裳《书之归去来》里翻到的。鲁迅说，买书的快乐，如同绿林好汉买了盒子炮一样快乐。这譬喻，够生动脱俗而贴切吧。读书，买书，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属于雅得不能再雅，高尚得无以复加的行为。鲁迅那里，读书、买书，其畅快快情处，竟与绿林汉和赌徒相联。鲁迅见识之脱俗与不矫情似可见一斑了。

寻常的鲁迅又是不寻常的。他的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，鲁迅的小说亦有开山之功。说来不免惭愧，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，至今仍没置备一套《鲁迅全集》。当年是仰仗父母的供给求学，心无旁骛。现今手头活钱还是有俩，但心思颇杂。想那全套即使买回家中，也不会一字一行，逐篇逐本地读过。又不打算拿它装什么门面，还是让给更需要的人吧。当然，这辈子恐怕离不开他老人家了。闲暇时，选些可口可心的读读，荡涤胸臆之外，过瘾罢了。

但是，如果储蓄了很多，却又不知如何使用，同样是可悲的。那将失去储蓄的意义和生活的方向。有人摆阔、富、炫耀，皆因不知道钱应当怎样花，使生命的意大打折扣。

所以人生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储蓄：心灵的储蓄。

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个储蓄罐，一分钱、两分钱地往里丢。饱满了，感到很富有，那是物质层面的；也会感到很快乐，那是精神层面的。成家了，就要往银行里存钱。那种储蓄既

是物质的依靠，也是精神的寄托。因为家庭有时候以物质为主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日不可缺少；有时精神的东西起着主导、浪漫、温馨、理想以及责任感充盈其间。物质与精神的交替往复，便是生活；两者的交织交融，便是人生。但是，如果储蓄了很多，却又不知如何使用，同样是可悲的。那将失去储蓄的意义和生活的方向。有人摆阔、富、炫耀，皆因不知道钱应当怎样花，使生命的意大打折扣。

所以人生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储蓄：心灵的储蓄。

有人不断储蓄着爱，生命就充满阳光；有人不断储蓄着仇恨，心灵就会黑暗。有人不断储蓄着善良，心头总是很温暖；有人不断储蓄邪恶，心头则冷酷无情。有人不断储蓄着勇敢、坚

韧、执著，心里就充满希望；有人储蓄着胆怯、脆弱、沮丧、阴暗便如影随形。有人不断汲取各种知识的营养，转化为智慧，给事业和人生提供巨大的“核动力”；有人只知享乐，心里储蓄的只有“自我”，这样的人生黯然失色。

人心就是一个储蓄罐，多储存一些真善美，就少一点假恶丑。反之，多了一点假恶丑，就挤掉了真善美。失却了真善美的心灵，即使面对天鹅湖般的美景，即使面对优雅美妙的琴声，他们也只会“煮鹤焚琴”。人间美好的东西，他们或者视而不见，或者任意糟践。

人心这个储蓄罐，并非一蹴而就，是靠日积月累，点点滴滴而成，就像小时候的储钱罐，靠一分一分地积攒。我们多储存些雅致，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美丽；多储存些知识，可以让自己变得聪明；多储存些善良，可以让自己的灵魂芬芳；多储存些高尚情操，让自己的生命充满纯净的绿意。所谓人生意义，不正源于心的正确储蓄，不正有赖于美丽心花的激情绽放吗？

段时间的努力，你终于取得了成功。由于解决了几十位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问题，邮政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，引起了银监部门的关注。中国银监会三部的主任带着北京、上海等六省市银监局的同志，来到夜村调研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情况，对邮政部门开办贷款业务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很快，市邮政局在夜村举行了邮政储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启动仪式，地方领导、邮政局、银监局、林业、农业等10多个部门参加了启动仪式，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不到3个月时间就办贷款40多万，为39位搞运输、养殖、家电维修和粮食购销的农户解决了燃眉之急。《金融时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夜村邮电所办理质押贷款服务“三农”的事迹。

这是一个夜村人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，国家银监会一位副主席从北京来到了夜村，听了汇报又进行实际考察了解，临别时紧紧握着你的手表扬你，为邮政行业在农村开办这项业务开了个好

头，总结了成功的经验。小镇的乡亲们都向你投出了赞许的目光，要不是你，怎么会有很多的领导到这深山小镇上来呢？

仅隔一天，又一位北京领导光临夜村，走后大家才知道，这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领导，他在这里召开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座谈会，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。在这次讲话以后，全国邮政开始进行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试点，不久就在各省全面铺开。这些，夜村的人并不十分清楚，他们关注的是，这次来的邮政最高领导送给你一辆非常高级的红色摩托车，夜村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，镇上的媳妇娃娃，还有那些年轻小伙子把摩托车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，那羡慕劲儿就像是在看哪一家漂亮的媳妇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夜村跟着你的名字走出了大山，走向了全省，走向了全国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夜村忽然变得年轻了，四周的山更绿了，小河里的水流得更欢快了。

乡亲们说，邮电所是夜村的灯，你是邮电所的灯。

□ 许文舟

我那遥远的小山村

那是出产大米的地方，只是很少，到户那年我们一家七口人只有两亩不到的面积。大米饭可不平时都能吃到的，过节或者有亲戚来，才能煮一些，我离开村子到很远的中学读书，家里的大米都被母亲安排给我。母亲说：“好好读书，今后去吃碗软饭。”母亲所指的“软饭”就是指工作人员由国家供应的大米，每月都有大米从那本绿皮本本里领出，那是我们村里所有父母的愿望。尽管长辈们不太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道理，却卖猪卖牛，不让自己的孩子辍学回家。

田地归农民自己经营，日子变了一种模样。吃饭不成问题，可是村子里的年轻人却不愿下去，被手捏得润滑的锄头把，再也掘不出与日俱增的梦想。他们抖掉身上的尘土上路，简单的行李卷里裹着的是对大都市的憧憬。当他们被用五十斤玉米换来的车票送到形形色色的人群中，才发现心里慌得不可收拾。那种恐慌是五月初三还见不到雨水的急躁，是八月还不见稻穗低头的揪心。

老白椿树下，仍然是牛屁股后面拾牛粪的妇人们。缺钱买化肥，牛粪是最好的化肥，

重活做不了的老人，拾一些牛粪供给自家的庄稼，算是对每天得端的饭碗一个交代。牛出山后，老妇人们向白椿树下的那片荫凉聚集，聚集到某家小儿子的婚事上。她们评说着一些事情的对错，她们也说自己：“从前，我们村有一个好看的姑娘，后来嫁给了一个有钱人，那可是非常非常有钱，后来啊。”后来的事往往在一声叹息里结束，其他老人一同惋惜者叹了口气。偶尔有老头子走出屋子，拖着一支长烟锅，凑在人群里，慢慢地把烟袋里的旱烟丝揪出来，塞到烟锅嘴里，用不怎么听话的手划燃火柴，点燃旱烟。

最美的时候，青砖红瓦浮动在油菜花里，一群白鹭相约着，在牛背上聚会。



餐厅



在用心叵测的人那里，笑脸是最为凶险的武器。 漫画/赵春青

储蓄

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个储蓄罐，一分钱、两分钱地往里丢。饱满了，感到很富有，那是物质层面的；也会感到很快乐，那是精神层面的。成家了，就要往银行里存钱。那种储蓄既

是物质的依靠，也是精神的寄托。因为家庭有时候以物质为主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日不可缺少；有时精神的东西起着主导、浪漫、温馨、理想以及责任感充盈其间。

物质与精神的交替往复，便是生活；两者的交织交融，便是人生。

但是，如果储蓄了很多，却又不知如何使

用，同样是可悲的。那将失去储蓄的意义和生活的方向。有人摆阔、富、炫耀，皆因不知道钱应当怎样花，使生命的意大打折扣。

所以人生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储蓄：心灵的储蓄。

有人不断储蓄着爱，生命就充满阳光；有人不断储蓄着仇恨，心灵就会黑暗。有人不断储蓄着善良，心头总是很温暖；有人不断储蓄邪恶，心头则冷酷无情。有人不断储蓄着勇敢、坚

资讯快递

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 (记者戴瑞) 中国蓝光高清光盘专辑《红星照我去战斗——李双江战友、师生音乐会》首发式于4月15日在北京举行。李双江以及中国唱片总公司、清华光盘、电子三所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首发式。

《天域